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九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資德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東沙張公墓
誌銘

大司馬公之卒也以萬曆丁丑九月而其生以弘治庚

申生之夕王父贈司馬公夢龍瑞最後公夢游岱嶽而
病病踰月卒公壽七十有八年成進士負大人名者五
十有五年蓋終始感異夢云而公生好持文章柄進退
今古而間與其伯子邦仁指屈今人而古其文者某某
則不佞與一馬屬先大夫之葬也而公諫之至是邦仁
輩卜仲冬舉公魄大歸於某地而輓帛以沈太史一貫
之狀輔公所自述與余宗伯有丁沈山人明臣王太學
穉登余貢士寅之傳四而請志若銘曰公之遺意也夫

公知己也且有先大夫之誅在即公大歸而貞不肖懼
不成勞於窀穸何敢以椎弗稱辭按狀公張姓諱時徹
字惟靜別號東沙子其先為宋魏國忠獻公浚傳子明
公栻又四傳而為原徙於鄞原生紳紳生儒儒生惠惠
生迎迎生叔誼叔誼生公暉是為贈司馬公贈司馬有
三子其季曰緒是為封膳部公其贈亦司馬娶沈太淑
人而生公亦有三子公其長也公之先世世受農至贈
司馬公緒始受儒當公生而族子文定公邦奇長於公

十六歲既蚤讀中秘書以經術行誼稱天下而識公於
踰髫時曰叔父而其代興哉當是時公雖內敏而狀嘿
嘿贈司馬初弗省也以就外傳日授書數百言輒誦益
之輒又誦又強以十日所當授書益之輒又誦然尚弗
省也自文定公之異之而稍試以制舉業則愈大奇公
乃進以天人鴻略經傳微指與兩京諸名家言甫十四
試於郡郡守林公富私少之既試而後喜曰勉之不為
少也自是試輒利遂抗顏塾師席弟子有倍年者矣二

十舉於鄉明年絀禮部游吳中吳中弟子益進又三年
登進士授南京膳部主事久之進武庫員外郎還復為
儀制郎中公之在南京八年所所當皆天下豪傑若呂
仲木鄒謙之王子崇顧武祥輩爭折節下公公以詞賦
名籍甚南北而自其與諸公游則稍欲進之為德功矣
己乃陞秩按察副使督江西學政公才高有所掄薦於
諸生中去皆取大科為時顯臣而不能無汰斥大指欲
以裁冒士服而農賈實者江西為貴臣數諸造請一切

報罷以是不能無嘆意會九廟灾嗾言官論調公公笑
曰一博士長應天道耶然所坐益白乃補山東以故官
飭治臨清兵備人或風公益少徇者公不荅至則益持
風裁罷去使客額外供重錦文屬自遠日坐堂皇諸姦
累蝟集為剖決立盡而加扶其匿實者曰若罪當某某
律以匿實故扶也自是累不待讞吐矣公時時申束約
境上諸干振者無得容尺寸鐵入境不則立死汝以
故竟公任毋剽攻警所部稱治轉福建右叅政道務素

稱簡諸好以卧養高公謂吏弊什百秉我我何卧為乃
自勤力為政閩徭故無準公衡之因著徭書以式來者
胡氏子孤而富且出母子也宗人交質為非子因賂吏
摘赤籍以戍困之獄公立為辯其枉閩人稱之積四歲
不遷時文定公方掌銓乃以嫌故既稍遷按察司又為
雲南州邑繁故之省論決免者歸時賕夷道剽之去公
白御史留寘臬獄官為粥食之母聽自炊爨自是母他
警需益夷保贊淫於女守殺人如麻雖就逮以行萬金

間莫決公令受辭竟即撲殺之指揮范俊老而舉婢子弟傑誘其子以嬉刺而瞽之訟於官謂是瞽也而非俊子俊老不能子官莫辯公謂傑若利俊指揮耶而忍肉一孺子集隣戚證之傑懼伏即寘於理而歸瞽俊李令者繼妻之女與匠通而令菴弗禁也諸兄恚而毆匠死其長子出承毆矣御史欲坐謀殺悉下有司捕之家盡燬公謂是毆也恥淫之謂勇承死之謂義而弗能救而殘數生者以償一淫死者固請改論毆盡復其諸子沐

黔公釀而怒釀者之抗利也囊三木以徇公道問之曰
襍早不當釀耳公曰釀無預旱也破而縱之比公遷山
東右布政使黔公以恚故不觴公郊賈人子爭擁觴公
郊且請觴從者曰公不持滇一物行願以此卮酒為公
壽也公之山東而左使以疾請告代視篆夙案如洗吏
自逋復署者五十餘人入提調鄉試錄成文多出公手
俄以贈司馬公喪歸毀瘠如禮服除補湖廣時有楚之
變諸司出入陳兵衛公悉罷去之曰誰敢干天子法也

諸冗散當滿不得去鶡衣而俟命公憫之謂孰非臣子
乎趣吏治移一月而得滿去者百餘人又嘗脫屣吏戍
并釋連坐六百人臺臣無以難也遂遷河南為左布政
使諸內賦者以金至即驗而入之曰毋使居亭鍛工窟
爾也己徵其道理費而官輸之塞曰毋使道路虞爾也
諸王將軍當請祿即籍而封之人自為授受曰毋使國
臣得侵漁爾也即有損吾自任之於是公遷右副都御
史巡撫四川當發諸王將軍盛張樂祖道絡繹數十里

觴且祝曰妻子賴公而飽能繼公畫一者幸矣公行未
至四川而白草番攻陷堡塞殘裨將人或謂撫之便公
奮曰蜀獷僻不以此時一伸法將柰命吏何察諸將獨
何卿練而武乃密與計發勁兵擣之克番塞五十有奇
斬甲首千有奇俘獲五百有奇與降者約稍出賦視內
地捷聞進兵部右侍郎治如故己又平馬猱番賜金綺
己又議平叙瀘蠻尋筴救荒諸省筴獨蜀為最而中蜚
語歸里矣公所中以馭吏莊而待其國臣峻久之起撫

江西其治大約操倣如蜀而加密諸猾黠盜魁漁獄市者誦得輒杖煞之闔郡為肅罷客供張具所周還不過升茗奠罷食尋入為南京刑部右侍郎未上以北警召入改注兵部當是時大將軍驚挾重肘腋間而藉寵勢張甚既已奪商侍郎大節兵又勒使聽約束商公上疏劾之不勝下獄論死未決而公時時與鸞議左鸞惡之當出邊挾公從治兵欲遂中公而鸞病疽死反謀發妻子僇於市於是公念商公冤且當用而會商公所部兵

上書請得復商公為帥公時署部事覆如請閣臣擬亦如之上大怒謂帥生死繇其部卒耶且責公無君公席藁待罪閣臣惶恐自劾當同死上乃解僅鐫公二秩而公以太淑人喪歸上竟念公賢弗深責也予之祭為營葬且併葬贈司馬云倭寇起東南為躡而南兵部缺尚書太宰李公默疏起公公服猶未除以國難故墨線而從事所論經畧事宜章十上俱報可倭有逸而勁者僅六十人轉鬪千里所抵皆奔潰至南京郭外公與大帥

謀發兵出禦之不利事聞當是時權相之子貪既以中望公不滿而又惡李公遂特勒公致仕公既歸自北有餘日得以益肆力於文章所著述不休而文定之為南大司馬也公繼之僅一紀人以為代興語信哉遂稱兩大司馬云而後先賈其餘著執苑聲乃沈君則謂其學同而歸稍殊文定密而醇公鴻而槩又謂文定長經公長諸子其然乎哉公間一治農農即倍獲因自署曰上農夫而所獲即以潤其族黨乃至中外戚母不被者以

田請予田不能田又問公給作以廬請予廬廬敗又問
公苴葺至再三靡倦色孝友敦睦其共奉家庭間雍容
如也其自居及御子姓臧獲肅如也公成進士而同年
生王祭酒子楊者齒倍於公而來問交曰而吾兄也子
楊死為刻鶴山集善豐考功人翁以貧死為刻考功摘
集善陳提學約之以天死為勒墓門石刻后岡集凡為
公傳者若明臣若穉登寅皆後進齒卑公為之遜行驪
然交也客能操一觚管口脣囁嚅作吟態者叩之無不

立見且與行弋釣山水張宴授簡又為之治橐而後別
人謂公且近名夫公去國二十四年而少有尉薦者此
其於名豈乏特以不能由臺使監司作階故然公竟不
以二十四年少尉薦而折大臣節此陳仲舉之所以先
李元禮也人以名擬公者何淺也然至今上聞公訃下
有司諭祭營奏如故事雖不為竟用公所以待大臣禮
至矣公娶於陳生子邦仁官邵武令婦為戴陳卒迺繼
毛側室任生邦伊官順天治中婦為許邦伊都事滿公

進資德階而陳與毛俱贈封夫人任亦得封孺人其次
吳生邦侗郡諸生婦為黃其次王生邦岱聘陳孫男四
子庠婦為艾子序聘袁子雍子朋尚幼孫女三少莊適
屠本元兆奎許楊某順則許沈太噩曾孫男一應崧曾
孫女一伯英公所撰芝園集外集別集若干卷寧波府
志定海縣志若干卷所輯皇明文範若干卷文苑若干
卷俱行世

銘曰東南無垠窮大荒欬月吐日成天章赤堇之金精

而良篤鍾兩公俾張張公神肅然凝且莊其容抑抑材
則揚煜若太阿噴星芒迅如赤龍騰康莊經營五服膂
力剴冬則日之夏或霜再躡再起帝所詳批鱗抗辭驚
九閭策大司馬提留綱察卒蒐乘唯公長一彼一此為
疆場公搆絰綸還故鄉餘憤尚足摧扶桑誰私以畧者
彼蒼仰闕千古成周行右文惜秬齒舌香不辭以手成
津梁羣才赴流趨谷王忽偃赤幟奎欲光公神行天魄
茲藏宜爾子孫熾以昌微言之存壽無疆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竹

墟屠公墓誌銘

國家自成弘以至德靖鄴之屠為大人者三而太保襄
惠公瀟其從子曰少保簡肅公僑其又從子曰少司馬
公大山襄惠公之博大簡肅公之正直少司馬公之廉
靖蓋天下之人稱焉司馬公雖名位小亞而壽考獨過
之而其為長者尤著屠之得稱甲自無錫徙而季始之
數傳而為襄惠公弟渭則公祖也渭之子備則公父也

其贈皆如公官備娶王生公贈淑人繼娶陳封如王而加太公少敏慧謁襄惠公撫公而歎曰志之吾族所繇不墮者此兒也蓋公十二而母王卒其明年陳歸我又明年則父封公亦卒陳甫為婦而能母公以義方勗之公自是讀書工屬文矣公為人秀偉長髯而豐下二十三舉鄉書明年登進士甲第又明年除知蜀之合州既平諸父老持酒炙入奉公公人為舉白嚼大嚼曰勞苦諸父老休舍矣諸父老人人喜自謂得屠使君心次日

請間公輒與叩便宜及吏豪奸猾事亡所不傾吐叅伍而行之民大驚以為神州當瞿塘口春漲來鬻州公損奉倡吏民築長堤捍其齒州人便之名屠公隄時有妖道士李為蠱公掠治之且數百亡損公曰彼能得我念輒備我以無念行之第趣杖如故道士遂誨暑死杖下公未及考而以最聞遷南刑部員外郎進署郎中出為吉安知府時吉之屬邑王尚書學夔者由選部陟大僚有子橫里中公恣剪其翼子畏而折節為儒生尚書每

語人輒曰使君去我一罌子而益一賢子仁乎使君哉
人蓋兩賢之擢山東按察副使飭徐州兵備徐時新中
寇所至墟莽公綏撫安緝練卒選將遂屹然重南北而
會有甘尚書者與公同年暴貴幸以里中兒為邑曹司
屬公公不能蔽其貪尚書恨之適徐有剽上供盜因疏
著甲令不獲真盜兵使者毋得遷公以是留滯且八年
而政理益著轉其省左叅政亡何進廣東按察使尋為
山東右布政使又移福建左公不好為可喜事其治以

務實勝而已而所至有去後思名亦自稍起遂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會蜀貴兵平酉陽叛苗吳黑等已又獲苗帥捷聞賜金幣當是時分宜相貴用事而其子世蕃以公連得重地不能毋望報公竟不敢應而太宰李公默故為南司成有憾於將樂令以屬公公廉將樂令賢而不無伉矯為保全之令更以薦起工部右侍郎闕李公顧推公而分宜相更難之會貴州復有苗警以為公譴詔停祿仍故官自効河北大盜李邦珍與

其妖妻馬三兒等行剽入公地獲之御史胡宗憲謂公侈其事可贖也公謝弗肯侈而久之朝議合湖廣川貴為一鎮設大帥公以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居之公乃選將吏蒐卒乘申約束使叅將賢以一軍軍苗脰而誘其黨譚細奴啖之曰以爾酋龍阿仔來者吾官若不然盡燕若族細奴乃為酒要阿仔醉而縛之立滅龍氏而龍他衆亦來報譚族亦殲僅細奴以身免公縱恣平之奏官細奴百戶土帥冉世蕃十六從軍勇而貪欲遽

纂其父位以黃金百斤及他珠寶抵公家公之婦章淑
人力拒之公聞乃錄世蕃轅門杖之百曰汝奸汝父位
而污我金何也且寄汝頸及矣諸土帥皆恐悚請命公
留滯久太宰李公時再召心憐之念欲擢公而扼分宜
相乃推公南京兵部右侍郎未上倭難作分宜相乃議
以公仍故官提督大江以南諸軍公為總督時已貳司
馬其遷不當南總督而遷得南已又得提督凡再遷輒
再下又東公死地公時已病歎曰吾身之不卹如國事

何公至則倭勢益張念內有分宜相而外有倭兵食俱盡病痰壅不能起南給事中御史論劾公逮繫詔獄且坐死時簡肅公方總臺事痛公計毋所出而分宜相亦微憚之不能遽下石上偶以語真人陶仲文曰屠某者是非若楚撫臣耶曰然是不為我脩潛邸及太和宮者耶曰然曰趣赦之遂下書勒公歸里公歸日與里中父老為會滿引曰老臣無狀當死賴天子恩不令死賊手又不死用事者意何以報稱自是申申怡怡者二十五

年而後卒得年八十公居官久所更州郡大鎮不勝計而問其橐橐如也田宅亡所增益嘗火燬其廬且盡公笑曰是幸亡可以飽火者獨之先祠三日哭而已居三載諸公故人醵金與材贈之而始有堂公善詩歌時時酒間呼筆輒就已竟則棄之不存稿嘗從太和遇異人得養生術老而不衰忽遘疾嘔逆且革謂其子本峻曰吾今乃獲終吾聞之古者正終上大恩不見僂而又兩以詔復我官眷母乞祭葬吾亡德於鄉母祀我鄉賢吾

生不能敦交際母內賻奠生不曉佞佛母作佛事本峻
泣受命乃葬公於甬江之北原又踰歲而介進士余君
寅之狀來乞誌銘王子曰倭事起而吾吳數更帥未始
不以材來者乃未始能以材去何也夫母論其下中人
即屠公亦不無二後言焉於乎難哉夫倭事起而其帥
得專精神於倭而後責之可也倭未角而財力先困矣
主客反矣上分其畏於大臣下分其虞於大夫士人之
口即屠公之再遭輒再下其志奪而策無所用之雖良

平奚展焉事迫而後大臣不得不割情以拊來其帥帥
割資以內奉大臣其筭內十七筭外十三是故從容於
文法之外而功自立不然以公之剔歷方面威聲隱然
荒徼者豈虛成也公介不近名貞不違俗榮不色喜詘
不色辱終始一節內外無間蓋不佞所稱大人哉嗟乎
分宜相之為忤也李公默王公學夔之為長者也抑何
徑庭也天子之仁明而乃使仲文者借之以行厚也其
亦可慨也已公子女孫息生卒月日如左銘曰

屠有三大人最後乃為公惠鮮而潔持以此御家邦居政不近名歲計有餘充盜宰挾天權恫喝震擊撞公耳如不聞奔命惟正從出入白刃間竟獲牖下終匪直完其身志行靡不同屠以政術聞文學迺有隆以逮予本峻蔚蔚斐其宗皆公所棫櫟於前人有光甬江之北原迴環若蟠龍我銘與蛻俱噓氣雙長虹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白川劉公墓誌銘
劉公者諱景韶字子成崇陽人也蓋劉公之葬其父封

員外郎公縉而世貞寔為之誌銘頗詳其先世云公之始受經也員外公有所感槩督趣之甚迫而貧無書可受徃徃從人所借鈔又不給則間行之市肆閱之歸而闇誦且繹其義至終夜不寢其所屬舉子文亦以臆摹時式然輒工始試為諸生輒利諸生譁謂公鮮所師授崇陽令沈顧曰非而曹所知也居無何公遂薦於鄉時沈猶在令詫曰吾尚以抑之後且是子所謂神授母事師也明年繼於南宮其又三年成進士謁選得潮陽令

潮陽故遠而名為饒俗以器勝公至首寘其大猾於理
乃次第問俗所利苦而平亭之其大者為除虛賦搜伏
稅禁逸鹺導河利築海堤驛滯獄筴郵訾凡十餘事以
次第就理謳謠載道逾四載入為刑部廣東司主事公
前後凡七被薦書當上考而繇郎格人以為屈顧夷然
弗屑也偕其同舍郎濟南李攀龍鄉人高岱魏裳輩切
劇為詩有聲然公間益習潔法所請讞以精明稱李子
戲曰是日囁嚅者何安所得司空城旦言乎久之虜入

犯都城公以選守安定門時時有密畫佐其長虜退遂
進公署職方員外郎會擴外城公得稍見長脾晚間以
功予實授而忌者用喜事孽公遂以按察僉事兵備貴
州屬峒苗之界貴與蜀者閔議殲與撫孰便公為筴曰
撫未易也殲吾所不忍書不云乎分北三苗姑曉以禍
福而分北之使貴者貴蜀者蜀諸苗帖然所全活萬五
千人而公為四議以上總督馮公岳甚曙遂為撫苗叅
議苗之擁固箐而自以種名者三十六為寨八十三其

魁跳梁錯發公乃與馮公合策捕誅其尤黠者既奏功
公獨得大酋王散任宸所上首虜二百餘詔賜白金十
歲俸級一會江南北婁中倭羽檄不時上遂進公按察
副使治兵備江北而李襄敏公遂以中丞節臨之公念
所治與李公皆創府而民久不習兵即賊至而亡所問
弓矢弓矢具矣度不能出一鏃乃請於李公以間行視
要害外地自瓜儀內而如臯北抵掘港皆列水陸戍其
天長寶應則城之繕衝選鋒務為不可勝以待其明年

倭果大上前鋒犯如臯公單騎赴之敕吏士開門以待不敢逼援兵亦稍稍至公呼諸將歃血而盟書其名袒服曰是戰也不利我必死之諸將人人奮而會賊據白浦意欲西公計紿之東而遣諸將據丁堰為三覆躬率兵犄之公又築廟灣重地請於李公以大軍軍焉而身尾賊殲其殿於潘莊賊驟西與遇於余莊復敗之遂敗賊於馬邏復尾賊於燕莊賊且犯泰興公追之泰興民爭挽公謂急入保赤子賴公而枕公笑曰城而外非赤

子耶且吾在何虞城麾兵前搥賊張家莊走之以李公
檄會兵於廟灣合戰凡四日大敗賊所鹵獲功與李公
當諸將欲置酒高會公曰未也夫三沙之賊不懲南而
懲南之颶也勢且趣我彼覩夫不利北必懲我而我徂
之非勝算也未幾三沙倭果北渡徑趨如臯公率諸將
分道進掩之於仲家園蕪其衆賊走鍋團與叅將丘陞
追及之陞突前中伏死公併將其兵力戰敗之已戰於
小海灘已戰於劉家橋已戰於白駒海沙各有斬獲賊

窘悉衆趨劉莊食其粟當是時三沙之裨將劉顯以失
律罰自效公罷其才力悉中權之勁畧之曰請以賊為
若德顯奮而前公鼓之賊巢潰追殲之於白駒場殆盡
是役也公前後不解甲者三月餘生獲百斬首三千焚
溺稱之鹵夷罷輜重以萬計捷聞上大悅進歲奉級二
賜白金鎰一文綺帛各二遷浙江按察使治兵如故再
論功進歲奉級一白金鎰如之綺帛殺其一亡何遂進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鳳陽諸郡李公之

去督撫僅一得代而公即為政諸所頒勒約束精采有加於舊當景王之國道淮揚中貴人責供張驛騷甚公一言中其窾立解去郡邑頌公功德者麇至至為六祠祠公而公以母汪安人憂解任方日夜哭泣自恨匿軍旅不獲共事湯藥而御史彈章下矣天子念其功而難御史言予閒住公既服除杜口不言寃與破倭時事而日夜治酒食為員外公壽後先事繼母務得其歡而飭其美名所知樂飲時時謂吳子楚材吾嚮者去比部而

職方已又去職方而貴竹也遂不獲從二三子以終不朽之業二三子且以我燕頤也而從臾我不知其美疾之也即二三子所不能斲予以一名家言而吾亦不能不自信然至於今未有成者何也天幸假我以餘日而竟弁髦之我何以異日見二三子也莊皇帝即位用詔恩復公官致仕而按楚者李君栻薦公才堪大用李君故襄敏公子也公歎曰豈其猶能舉過庭語耶吾固恥名之雖然何敢食德於逝者乃裒裒敏往返軍中札百

餘名之曰感知錄以寄之而竟弗謝也楚材又亟言公之純孝長者也員外公疾弗食即公亦弗食其顙天未嘗不叩顙至血也喪而骨立汲汲乎思所以不朽之也干旄及門即一言未嘗不為閭井益也所剏修橋道寺舍所調棺槨徧境內然而不自稱福也貸子錢久則折券而焚之然而視其人若未有德也所不忍無報者一飯恩哉乃睚眦若洗矣楚材者公所厚善士也始世貞之為員外公誌銘也公寔以楚材狀來謂其文似世貞

故今而公之子日乎復以楚材狀來其文辭益奇顧所
述公於世貞語太過亡當故不能無削而為叙其大都
耳志曰天於劉公不無意哉一舒而令再舒而城都城
其又舒而貴竹其又大舒而江以北矣舒未幾而旋奪
之意者其人勝也雖然亦天也倭之強未有能角於野
者夫轉弱而為勁聯散以為一收敗卒之將以為智收
敗將之卒以為勇非劉公孰能之夫劉公之好文甚竟
其造何所不破的天與之日人不能為之勝而味其言

若猶有憾者何也其所著有秋蛩燕臺戰餘漫稿太白
原稿若干卷楚材云竟至成一家言嗚呼亦足以名矣
公別號白川其後為白原世猶稱之曰白川先生春秋
六十有二其卒也以胃痛痛發即若攢及病始得之確
鬪賊傷力當破賊時夢建康蔣神授之丈八矛盤舞空
際至病而復夢蔣神以天樂迎之次日乃逝有雷電風
雨之感亦楚材云公娶於張初封安人以子日孚奉覃
慶進恭人丈夫子三長即日孚積功為武昌衛指揮娶

於戴封亦恭人次日益日躋俱夭女五其三適千戶陳
邦本太學生江朝海邑諸生龔衍材孫男三炳衡邑諸
生娶恩生汪庭女餘俱幼孫女七墓在史家渡之陽銘
曰

大海西沂長鯨立波化為虎豺血人於牙疇其剪之公
揮天戈勒我烏合而為鸛鵲陸沈水焚或馘或累濯祓
燐烽爰植桑麻公功于揚偕石不磨三錫甫伸三褫隨
加歸而奉親舞彩傒傒立言是厯遑恤其它其功一方

其言一家我銘于幽不隨骨化公安我銘張楚實多

中順大夫四川提刑按察司按察副使二泉張公

墓誌銘

嗚呼張公世所謂靖恭長者也而不及下壽以歿公之歿余酹而哭之曰公胡以死也尚有子曰建麟又三歲而建麟以下殤歿余又哭之曰胡以斬公後也語云天道無親長與善人是耶非耶嗚呼張公世所謂靖恭長者也而天之報之若此其酷何也余蓋悲公甚故其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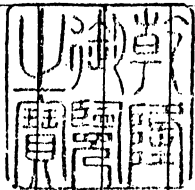
也以公門人蘇廬陵之狀而志且銘之公諱大韶字鳴
德別號曰二泉張之先自常熟直塘里也後割隸太倉
州遂為州人王大父贈南京刑部郎中銑王父光化教
諭壁考太學生累贈處州守印處州公字唐恭人而生
公公在孩抱間即秀穎朗徹教諭公愛之恒抱置膝偶
以儷語屬之對公不荅而第指壁間書語應之真絕對
也教諭公大驚詫曰此聖童矣公年十四補州庠諸生
亡何遂有聲而督學使者涑水楊公南昌胡公咸激賞

寘之首遂舉于鄉又三年而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
繕治鳳陽陵寢費節而辦又能贊其守先事為禦倭筴
尋分司蕪湖積蠹為掃商旅使之去公任數年而為祠
祝公且文其麗牲之石丁外艱歸服除遭刑部員外郎
進郎中獄吏念公非素習難之而公勤聽精讞一切麗
以情法遂負明允稱擢浙江處州府知府處屬邑多創
倭而礦民坐習兵故調發亡已益用凋劫公至則繕城
堞申甲保寬徭薄賦以廉勤率先諸屬郡事大治踰三

歲遷四川按察副使整飭建昌兵備建昌得蜀之西南
一垂以與滇貴接諸蠻夷犬牙其間負氣競利公以道
柔之亡不感服者而其在處時有所不悅於當塗中以
浮語然不能竟汙公法當調公念母唐恭人老歎曰王
陽何人耶吾嚮者幾捐吾親枝於箚障間於是築室里
中治場圃歲時行禾壟秩秩旁畝益闢唐恭人性嚴甚
公委曲侍奉間有所不懌即惴惴長跪俟解乃起其莊
事唐恭人之左右也亡減於唐恭人公無子晚始有子

念之甚以聘余女久之得末疾寢劇乃太息曰吾死之不恤如我母何則又曰如吾子何卒年五十有一配凌氏封恭人子一而殤者即建麟側室秦出也女一適太學生金元祥建麟死而以從弟大英子天麟為嗣又嘗子一襁褓孤曰兆麟補太學生娶於曹公既歸絕口不復言居官事亦不言人所以萋菲故無能為名之者第時時得之所蒞人口曰循吏循吏而已人以公治於室而疑其官然公亡他蓄有官橐必寘唐恭人所既沒而

發之僅飲器十餘絹數十而已嗚呼麟抑趾鳳鍛羽璧
毀蘭刈以末俗實為之公之不終遇人也其不壽與無
後寧亦人也耶余盖未嘗不三歎焉吾州之工屬文精
深經術者必推公而公所指授諸生多取科第若廬陵
者其尤也葵鹽鐵塘先塋之穆位以建麟從銘曰
逝者有知殤子依之始而若忻既悟而悲余毋以報君
之遺而姑不朽其辭噫



弇州續稿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九十五

詳校官編修

臣潘廷筠

中書

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

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

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九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中奉大夫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虹洲秦公墓誌銘

秦之先自嬴氏至宋而高郵人學士觀以謫死莫無錫

燦山下其子郡倅湛遂占籍為其邑人十七傳而為貞
靜公夔累官江西右布政使貞靜則其鄉人私諡也貞
靜公之仲子曰孝廉公永孚以高行旌孝廉公之子曰
都事公鏜舉鄉貢不第竟謝公車業以終有子曰通叅
公瀚公父也其稱通叅者從公爵也母曰殷宜人公諱
梁字某生而美姿容眉目如畫稍長所習書輒誦遂
工屬文補博士弟子婁試冠其考僞聲隆隆起執紼請
贊者踵相接矣當是時公所居有山曰金匱因自號匱

山而會嘗出而五色氣蒙之若霧望者覩其地有虹起
上屬天而恠之公因更署號曰虹洲蓋以雅自負云而
未幾果中鄉試高等明年試禮部司試者奇公文薦以
為第一人而所射策與主試江學士意異爭之彊公見
絀然自是名益起其又三年而試得第八人錄其文以
式當是時公名籍甚館選垂及而失之亦以媚者故出
補南昌府推官南昌民器而好氣勝公起書生驟得李
官人竊或少之乃所擊斷亭剖即老吏不若郡多宗室

子侯又豪貴人子弟徃徃交借故相嚴勢魚肉其單赤
公一切用枉後惠文彈治之不少假則相戒毋膺此強
項司理而巨盜平十二者窟險時時從其黨行剽監司
苦之為下公逮公廉得尉某與盜有連不出意詰之曰
若自知死不何自通盜尉股栗搏顙請命公曰吾寄若
刀頸姑為說離其黨而以箇來為若泯迹尉卒如教縛
平十二至論報磔於市公既以材顯諸臺委所部行屬
邑至他傍郡車跡殆徧每治牘丙夜不小止子燬跽而

請曰大人得無憊耶且休矣公指其牘曰兒稚何知此
曹子生死吾指掌間吾烏能休也故公所受聲嚴而不
殘為闔省冠徵拜吏科給事中居無何朝議築都南郭
最為鉅興所使中貴人大臣徹侯考工將作以數十計
而公與御史苟君監之公遂止舍郊晝夜不歸邸所部
分寸寸皆有程嘗劾罷中貴人之家於工者以故咸惴
惴不敢飾非自便城成第功上等超為通政司叅議其
明年大水頗圯城公仍兼給事中監之賜金幣如前當

是時相嚴貴益甚而其子世蕃黷以侍郎與董工事心
罷公時時結杯酒歡且啖以九列公醜之用親老辭得
南京太僕少卿太僕署於滁有故王文成公講舍公與
諸生讀書談道其間甚適也久之遷鴻臚卿再遷右通
政俱仍南京世蕃乃使其客示德色於公曰公一歲而
再遷皆清局者誰自也公謬詘其語曰吾不知自也將
無以久次竽濫之食乎哉竟不謝未幾太廟災公請罷
錫秩為浙江布政司左叅議俄相嚴得罪公稍遷山東

按察司副使協理堂事時堂務簡而所兼署提學及德
州兵備事亦辦尋改浙江專督學政是時秋已逼期公
星夜行抵任三日而出行部五閱月而以十一郡諸生
黜陟告成既畢試浙士九十五人公試而首者五十六
人餘亦優等遂相歎以為神明而公務寬大多所優進
每謂士疇不欲乘時取功名者錮人聖世吾不忍襲之
他操切少年不善也尋進布政司左叅政亡何遷湖廣
按察使甫下車振顏提綱大欲有所為而江西右布政

使之命下矣公時方急通叅公疾將䟽乞終養不果因倍道歸侍湯藥者二月而通叅公卒得以窮易戚亡憾生死而歲大計吏竟用浙中事罷公夷然不屑也戲語客五閱月而浙雋無遺疑此為誤人闇多矣吾而不罪誰當罷者公素孝所奉通叅公齋慄志養既除服乃以所事通叅公者事殷宜人朝夕上饗博滋味徵聲伎而薦之殷宜人為加匕且屬公觴曰姑為我一寓目而公亦自好游適所居邑多佳山水選要創墅曲承其勝有

所謂惠山園及春申別墅者畫船簫鼓中載詩酒人如
葉茂長姚舜咨顧世叔輩相與翺游歌呼毋論晝夜唯
不佞獲三四過公輒留留輒大飲飲輒醉醉輒捉予耳
朗誦所為詩若文弗竟弗已且曰吾太夫人善飯吾善
酒吾婦善為饗弟與子皆善逢迎而又皆才吾以應人
間世亡憾額者然間一涉時事及長吏可否未嘗不慷
慨色動也不佞乃以是竊窺公非但為樂者公於友愛
天性黎明率諸弟謁家廟退坐中堂笑語移晷乃別每

宴而有虛席輒顧問某郎何狀竟酒邑邑不樂歲賦踐更則曰寧吾代之不以累若也以故諸弟能自致力潤屋而書亦不廢從弟本貧不能謁選則資之選從父滂判劍州遠不能赴則資之赴又嘗為王氏姑及女弟之夫朱連調歛葬他親族緩急叩之即應亡問索恥公既以得浙士心而其顯者道里近又數來長郡國以是不落莫有邵某按部而鄒某為邑咸首造公有所叩而公不荅第一言邑賦利便而已邑以鄉飲大賓請公為一

赴之亦不再也蓋江以南亡不稱公慎重長者而公於
纂邑志直筆亡緩借人或謂公不為指唾計耶公謝曰
嚮者不審誤許之今無及矣雖然吾不以指唾易鬼責
也蓋志成而識者目之良史公偶食於己氏而逆尋寒
中之少己而大會客觴殷宜人八十復中勞疾大發凡
五閱月而革顧謂子爌等曰吾粗自全歸何恨恨不獲
終事老母耳遂瞑得年六十有四娶陳宜人溫令能操
內秉而恭事公如公語丈夫子四燮郡諸生娶譚為右

都御史愷女先公卒次燼太學生娶顧為鹽課提舉某
女繼娶徐為魏公鵬舉孫焯亦太學生娶吳為左諭德
情女俱陳出燼聘唐太學生某女側出女三適之立梁
化行胡汝節俱太學生孫男四爾達聘徐為鄉進士某
女爾佳聘賈為紹興守某女爾載聘施為吏部主事某
女爾基未聘孫女三適太學生顧樗李玘粹黃懋穎葵
在軍將山之新阡蓋燼之來乞誌銘也實以公治命云
而狀則徵之光州守陳君以忠陳君公婦弟也其視公

師友間能為悲公余既善公而覈陳君語故不辭銘曰
土有壟而培則崇木有萌而滋則豐秦甲於常曰端敏
公暨今給事中公顯其間迨嘉及隆培之滋之夫是以
隆隆芄芄乃公不盡食之以還化工畢如其丘窈如其
宮吾以卜其後之弘

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府僉事鎮守浙直地方總兵
官玉江楊公及配呂淑人合葬墓誌銘

隆慶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故都督僉事楊公卒于里前

三日其配呂淑人卒而公業寢疾以哀痛亦卒于是其友人王世貞往哭之而又八年其子之慶始能舉而葬黃泥涇之先兆而乞曹山人昌先狀以請志銘按狀尚英公諱也時俊公字也九江之德化公始地也玉江公別號也以德化昉也有高者從高皇帝起義兵累功至明州衛千戶坐累謫雲南平夷衛百戶調泗州衛復從文皇帝渡江徙鎮海衛仍為千戶自是而和而春而富而鯤俱世世受千戶富鯤復緣公貴贈昭勇將軍都指

揮僉事都指揮富公王父也鯤公父也封太淑人武公母也所受自千戶以至署指揮僉事實為指揮使署都指揮僉事又實為都指揮同知署中軍都督僉事公爵也自所篆而巡江而巡海而協守劉家河自把總而以都指揮體行己僉湖廣都司己遷通泰叅將己左轉江南游兵都司己遷鹽城叅將己復為蘇松叅將己協守浙直為副總兵己進鎮守為總兵公職也公生而壯大多權畧七歲就外王父武氏塾於同館無所不狎侮嘗

遇一業姑布者孰視之曰是非凡兒也出三十當大貴
故昭信尉呂某亡子有一女而賢公乃入贅焉補州學
諸生始折卽為禮讓步趨循循矣二十三為千戶捷武
舉都試不第歸而署所事不索卒一錢曰伍行盡矣寧
堪再迫且丈夫豈終一千夫長而忍為此公長七尺餘
虬鬚虎頤猿臂善射臺使者行部望而異之及試射輒
命中以故勞賞恒冠諸軍而其巡海也以三翼舸衝閩
賊餘皇敗之獲其酋林成事聞賜白金十兩再捷武舉

有司梓其文都試復不第歸仍故統猝遇倭數百艘衆寡不敵公令聯舫為方陣戒士持滿毋輕發賊出叵測引去乃徐還師時倭寇已傳州肉薄而登中丞蔡公急召公射之俱應弦倒最後射一衣紅者額賊驚解散會蔡公坐不稱改去賞遂格而公最後三應都試復不利而倭寇復大舉入寇勢張甚巡撫彭公叅政翁公才公而意其避倭難故係其家屬欲以激公而公果日夜馳謁二公乃大喜曰吾不虞一面矣遂以舟師授公俾便

宜行事公慷慨擊楫誓不與賊俱生乃身練士習射搏力勾卒之法選覲勇者為前茅而募長年教之使捩風羊角而據上游自四月至五月鋒賊於南沙再囑之劉家港再掩之七了港與吳淞江前後俘斬百八十餘級溺死者無算而其把總也所鑒賊自教場洪三丈浦馬蹟山吳家沙寶山吳淞江清水窪凡七捷俘虜尤衆至推級以予故太倉守熊公及兩衛使俱獲論贖且遷而公之轉鹽城也其帥李中丞迫欲得之而江南帥強留

公以重不獲發李公遂用逗遛法勅公賴大司馬知之
薄其罪得領江南游兵無何大軍扼賊艘於三沙凡四
十忽盡匿帥謂公賊遁乎公曰我師亘百里刁斗相望
一筇箸不能越而四十艘乎沙多蘆其內有棲麥此必
伏蘆中就麥伺我情而後潰圍走也帥曰善為我跡之
公跡之果伏蘆中乃揚金鼓狀若焚蘆者賊果整舟出
公舉幟大呼矢石齊奮賊遂大敗無得脫者公戰功於
江南叅俞大猷劉顯間而未嘗一敗北倭既累挫其選

鋒少不能軍而公之邇副將至大將羽檄日益希幕府
鮮上首虜矣公善撫部曲問疾賻喪若子女所得鹵獲
必中分之即有犯軍伍間政不少貸也其小酒食過若
不聞尤熟海道舟嘗以夜發公卧艙底耳水聲即辨為
何洋不爽也每颶作舟子號號且嘔而公手梁肉大酒
飲啖愈壯吏士賴以無恐吳淞江之役公方與賊確鬪
所駕閩船高於屋以凌賊賊不支公忽謂曰是速備吾
下賊果蒙盾穴水間鉤其鬚致之大斧夾斷其首以殉

遂大破賊其為副總兵當治吳淞前帥遺狼兵千餘皆
狠戾不可馭故欲以難公公日夜以好酒食慰勞而多
募舍兒土人子陽若師事之者俾悉其技度亡所藉之
乃謂曰久客不念家耶若父母妻子何衆泣請歸公為
不忍舍狀而推以牛酒予錢帛使海艦送之曰內地淹
歲月母苦橐中裝為實虞其擾也自是吳淞無伏禍而
其在定海嘗行城庫薄遇警施木柵睥睨上公笑曰
是不可以一炬燼耶首捐俸倡吏卒斃而益之公威名

日益振嘗預推平蠻將軍填楚而會所部黠卒失伍者
漫游燕中冒公家人名與給事所親爭席於狹斜給事
遂劾公行賕覬移官章上即罷公郡大夫士父老擁車
前稱不平公謝曰勞苦諸君請視僕車生耳矣僕自列
校起何功而濫斧鉞之寄以天子寵靈獲老死牖下分
得無侈乎第謂僕行賂賂者何人求者何官以此塞白
簡耶遂歸公始築第於太倉衛之左稱巨麗矣歸而構
園於其右數百武許頗窮水石竹木之致名之曰日涉

而又性好客客以不時叩供具張飲累日夕亡倦色而
諸鎮戍之長干旄過從者多公故部曲至則大合樂饗
讌之所從騶士皆醉飽行賞賚金錢過望公以是家大
困鬻郭外田亡已盡廢其息母錢以至帶金釧裝皆盡
而客日益進不衰公雖雅倦游然富春秋不能無壯心
而故所部士大夫吏卒交口稱之當隆慶初南中給事
御史上書謂公堪大將寄久之乃預推大同帥報聞而
公則以病矣公之病得之肥而善食酒一日飲於余忽

痰湧發喉間咯咯有聲竟夕始蘇自是病兩歲雖數強起數憊以至卒公終始事也公雖用武起雅好文其在鎮博帶褒衣與少傅呂公大司馬張公輩酬咏往返彬彬有聲稱性孝友嘗痛昭勇公之不逮祿養也所以共奉武太淑人備至歿爲築高冢以移昭勇公兆而太淑人祔之弔客傾數郡念其弟尚才孱不問產爲置產立而無子爲置妾生子中表故舊賴以無窘緩急者可指數也公行也歿以卒未距其生卒已爲春秋者五十一

公壽也呂淑人者公元配也淑人性嚴重然不敢以公
贅故驕公方公貧時泔泔統以資衣食間有所負博進
潛脫簪珥償之不使聞父母公既貴每饌客至丙夜淑
人躬臨視之竟罷酒乃已公寢疾二年所非淑人手調
食不食也可謂婉德並終者矣之慶公伯子也公有二
子之望之勝而殤獨之慶在娶馬氏衛使圖女之慶領
鎮海衛篆更督漕務有廉名御史數薦之當遷之慶之
二子祖烈祖勲祖烈聘張氏叅將某女公孫也公官二

品於法得予祭葬贈諡之慶抑而弗敢請者公遺命也
昌先又曰微公江南其墟哉即不得比於開國諸徹侯
何渠出劉廣寧下哉迺竟以萋菲見妬坎壈抑鬱甫下
壽而死上之不獲如營平新息老竟其才下又不獲為
青門故侯偃蹇長世何也乃其重然諾好施喜客居然
國士風矣君子謂之知言昌先者公友也銘曰

楊之先人起千戶侯世邈以單危若贅旒誰其振哉有
駢而虬腹圍十之尺七乃浮見敵惟輕左弓右矛島夷

為訏肆其虔劉公奮而前五步不留執醜獲訊穴宵累
頭戰靡遺敵捷無虛月遂錫璽書開府于粵天子所馮
如濟獲筏海波不揚長鯢立骨文吏始舒來攻我闕公
勲既完徐步則蹶公身雖廢而名不歿溫溫淑人婉嫕
猷醇偕以終始于室于穴公姑即安其後必發我書堅
珉用表厥伐

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工部右侍郎雙江方公墓

誌銘

嘉靖中倭事起江南而吾吳及雲間最為上股肱郡而
又最當寇衝當是時潞安任公環自吳郡丞鵠烏合與
之力角以至遣治兵使者新城方公繼為雲間守悉策
完孤城而衽席其民民以忘寇其後任公蚤卒而方公
婁遷至開府遂盡有吳雲間地而大布德惠一時任公
以戰方公以守人主倚之若左右臂而任公之功名不
能居方公半則以年也方公者諱廉字以清別號雙江
方之先干以文顯嚴陵其後人習鑿遂以醫顯至宋建

炎而徙居杭之新城有質者嘗應高皇帝徵試明經詞
賦皆第一復以文顯予若孫復習鑒至公王父源由諸
生員訓武學為建寧司諭而其季父銓母弟溥皆成鄉
薦又復以文顯至公乃大顯父曰菊泉公模用公貴累
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母錢淑人有三子而公最長公
生而沈嚴寡言笑動止異常兒父母慈暱之不令學而
公自勵於學耐勤苦念邑僻諸生中無可與語者乃負
笈之郡贅業聽講晝夜不輟歲時一歸邑定省輒步而

精思家人請以一衛代不許也行二十里文一篇成及門而藁草三易矣學使者試公輒高等且以勵他博士弟子曰何不學方生文是有根柢非而曹剡掇倫也它博士弟子以公年少邑僻心不肯之未幾公連取進士其程試文出乃相率慕服公由選得南康推官南康山郡少事而御史才公每行部輒挾公與俱亡何它郡牘盡以屬公多多益辦公大指不欲以深文小廉見名事衷情法久而愈信於上下薦剡婁騰贈公名賢也就公

養官舍每得所治牘閱之歎曰秦越人不能生死者而子乃徃徃能生死者何奇也我復何憾亡何贈公卒貧不克治喪上官聞而賻之乃克治喪而吏部以卓異召服除始之部謂少需之可得給事御史公力辭曰官非吾擇也且愚不任言路授禮部祠祭主事厯主客員外精膳郎中曹事簡讀書當官無害而數倡其僚綿蕞藁草為朝議或謂之曰上坐竹宮已數年寧復問朝耶公曰不然即上一日朝何所取質安用禮官為而會有庚

戍邊事上忽出御殿公袖藁草以上大宗伯按行之大宗伯雲間人也以是心異公遂言之吏部公出守公至則按行睥睨增崇浚深郭外皆置敵臺宿甲士以相倚角寇數萬人猝至圍城公調兵食懸中不與時時緩帶縉紳家雅語以示暇曰吾在毋恐也而所宿甲間出有所俘斬寇食盡竟壞散去屬邑上海故無城中寇者再矣公請於大帥築之帑不繼則身之大姓家勸募曰賊闌入若身與室非若有而況室中物且也皆身外以是

人感悟委輸若流水公早暮行版築間與吏民分工力
朝告成而寇夕集城下躑躅不得上嚴旌戟而耀之遂
遁乃博訪民間疾苦奏計兩臺請寬歲賦停不切需皆
如指始郡牘不勝繁則一切為吏弊窟自公至毋所容
淨若刷洗公雖不好赫赫聲而報績為諸郡冠有白金
文綺之賜遣江西按察副使飭九江兵備是時倭警尚
未已游徼徧江上下而縣官有建章役取材楚蜀間皆
導公理所公以身為禦不憚跋履復報績冠晉左廣叅

政訓卒調餉撫勦三巢盜如豕蝟而太宗伯時在政思公雲間功遂以廷推擢右僉都御史提督諸軍巡撫應天諸郡兼理糧儲大軍之後凶年嗣之民不勝殍公懇疏以請其辭酸楚所減賦百餘萬而吳及雲間得十之八時稍議汰兵及餉公必先其非要者復請革常鎮兵備仍歸之蘇而專設文臣治水皆鑿鑿可久尋進右副都御史撫湖廣公素秉介不通貴人苞苴其最後迫故事稍一通然而不能當恒時百一而言路新欲借公自

標樹白發其事公解節歸中外寬之公夷然自若隆慶改元言者交薦公起為南京大理寺卿甫上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督撫淮揚諸郡公至首畫漕計列上之得報可以是歲綱如期毋後者已次第有所損益徐州呂梁二洪夫歲取之徐公謂餘黎幾何而使偏累乃省漕司米聽司洪者易價而募之又請徐之商稅以備河費舊有屯兵坐食於如臯公亦革之所減省先後以萬計中貴人守皇陵者舊得預民事公持不可

乃已尋轉南京工部右侍郎會元配羅淑人以病卒哭之傷亦病凡三疏乞骸骨乃得請公歸病良已始為政於其家及鄉公潔廉毋羨奉入以儉而息之乃小羨立家廟葺先塋斥置墓田以歲享聯族之大小而誨以德讓邑多匿田復乘間飛賦公疏於朝而清理之歲大侵公謀諸令發倉粟賑貧者而又慮其遠不任負荷出私粟作糜輔之民不饑死松菊二溪受浸廣隄梁數圯公倡里人厚其隄又為石橋數十丈道涉者名之曰青雲

橋鄉前哲許公遠祠且就毀捐橐而新之創宗譜成已
復創邑志讀者謂其有良史才二季邑承炬典儀秋皆
公所拊翼成立者相與侍左右怡怡如也其訓子姓身
範先之不責而循公秉三不惑老益強勝既七十大為
酒食以饗賀者甚懽至別必曰不復再矣秋且盡感微
病盥櫛如恒時忽謂子城取歷來以十九日吉至日命
以香屑磨體膚且徧乃就枕城恠問之曰毋多言使我
神撓已恬然若寐者遂卒公既喪羅淑人不復娶晏寢

一室左圖右書而已以是終其身有子男二長即城以公廕為太學生娶凌氏次應者聘鍾氏女四適國子鍾應星南京右軍都督府都事俞希范諸生徐正蒙周吉士臺使者以公訃聞上詔賜祭葬如例於是城等將以癸未之十二月葬公於天柱山之賜塋而屬志銘於世貞曰公於先公通家子也而又比舍為郎必不忍泯泯於先公其狀則致自周子公瑕公瑕公故人也而不能悉公江西左廣事第云嘗侍食於公有投牒者公色動

置筋而歎問之則曰有越之君子六千人北戍而過淮
柰此民艘何既三日復問公則曰渡淮盡矣輕舠之候
淺者千皆在澍舠以六人載不乏也脯糗薪菜官給之
毋敢譁者某出而跡淮人人不知有南卒也歎以公為
神云嗚呼此豈可盡公哉世貞又聞之公將去雲間雲
間人不能舍則相率為祠而祀公吾吳之祀任公者請
於朝得賜額蓋二地春秋血食至今不絕即微城請吾
安能不為公誌若銘

銘曰沛然而出以澤九土江之北南厥澤最顯曰帝咽
喉曰帝肺腑幡然而歸以德于鄉人之好我示彼周行
如鴻漸達如麟在場悠然而瞑以還造化飛廉為御格
澤可駕搏沙眷屬一絲不罣天柱之陽公魄宅焉雲間
之宮公神宛然子孫黎民公其保旃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致仕進階嘉議大夫
萬崖黃公墓誌銘

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余蓋讀黃公狀而歎之黃

公楚人也楚自嘉隆以至今萬厯盖有三貴臣其所繇
貴不同然其力皆足以登顯天下景從之士而於其鄉
人所援植尤切而黃公最其鄉賢者賢者而又為鄉人
不難使之知而難於不使之知其究不難使之忤而難
於不名所繇忤公真賢者哉真賢者哉黃之先世家麻
城里元末而有武孟者個儻負材略率子弟萬人據險
以遏寇亂時名其寨曰萬人崖高帝下武昌乃夷險籍
衆而上之帝悅予以官弗受請得隸宿衛遂補錦衣緹

騎校建文中從北伐以戰死子提領代而從上都北平宿衛世世不乏三傳而為子華推其籍予從子而還麻城有三子長曰琦舉楚鄉魁叔曰璣是為封公奮身請於父荷一戈之緹幕起賢為俠伯乃治甲第多將大人以成豪英聲晚節家稍落而所婉胡宜人孕公時封公夢貴人襲金紫入其室小間以一琴鶴去寤生公公生而穎異強記稍長工屬文封公以謁廖學士道南學士大奇之曰吾輩人也三年盡得其學遂補順天諸生應

鄉試娶武宜人時甫冠云又三年應試則視學林御史者其為吏刺覈謂緹騎不當補順天學悉繫治之公與馬林御史邈去經後御史始得釋而竟以是阻試又三年而舉鄉薦明年會試中式所對策剴而文故相張文忠公竒之擬甲第薦而懼失上旨寘首次欲緣以收公公謝弗往乃僅得刑部選為雲南司主事任職無害亡何張昌公鶴齡與蔣都督相齟齬張為蔣所持僭擬狀下刑部當公讞時以蔣所主章聖而昌公則昭聖勢已

陰詘恐不能無上下公毅然不可具獄上尚書為請之
昌公乃得解蓋又久之而始扼其他敵以敗敗日猶亟
歎安得如黃公者雪我而林御史時已遷中丞撫順天
坐誤鬻宮人下獄復當公讞始林公心知公故都憂之
甚公第弗見而陰戒吏勿侵軼之僅以誤論獄上得免
辟既出獄公修諸生刺以謁林公且愧且感曰我目故
無珠公殆長者公持獄既平潔廉自律聲稍稍著西曹
而會中貴人有所訶殺人者少年以詔送部理就廷尉

評而逸之中貴人挾以恐喝曹諸郎咸縮首弗應公曰
吾詣中貴人白狀彼且柰何公以一刺入中貴人倒屣
出執公手曰吾幸識先生先生所謂不受一錢劉寵耶
當為先生任之亟為捕得囚歸之部事竟寢公用考最
封父母而遷浙江司員外郎以胡宜人喪歸服除補河
南司遷山西按察僉事所治太原為王國諸宗室子侯
爭民田而訟者王右之縱無賴子尾前僉事趙而咻君
至一切付三尺亡所依阿王更愧謝約束不謹聽公所

理晉人大悅嘗以秋行鴈門等塞修城堡簡騎士嚴斥
堠又多募死間優以金錢俾探敵所向而待之制府倚
公若金墉而會復以封公喪歸服除補山東甫至而有
傳敵會殫林當大入入必窺臨清者臨清為南北孔道
而漕艘商橐悉萃外郭中丞曾襄愍公銑與公同年素
才公屬之城公與一二大僚分版築而晝夜趣事如期
成而大雨水溢城輒隕葺之隨復隕公筴曰下必有伏
淤也即隕處發土丈餘而淤見乃去之多募民間敝缶

實之灰而基之城始不隕曾公以公功上增俸秩一級
屬歲侵民苦饑公請於臺發庾粟出贖鍰以賑不給則
勸勞其饒者貸以償而多布二麥種躬自程督毋廢秬
民得以無殍死明年麥大熟其半皆雙歧而七穗吏以
歸公公曰天也吾何敢叨則請聞之朝公曰昔不聞災
而今聞祥豈吾任哉蓋他藩有以嘉禾麥上而得賞者
比比矣單大豪李淵玉醜其妻故使其飼鷹者臂鷹而
飼之卧內一日忽併殺之以雙首獻於官官謂其格合

亡以罪也凡三歲而邑大旱公行部刺得其狀立論豪
死兩應時澍而長清令趙故貪而挾輿援又以骹骹得
上官心公廉其實逮治之獄具獄凡三上而臺三駁弗
為阻左使故善令乃置酒與其寮要公且醉而從容為
令緩頰公即拂衣去會有遷命乃得解時學使者闕公
攝之所識拔如許左史邦才谷司馬中虛輩皆知名士
而屬大試藩臬之在棘者皆被逮獨公總攝二司與諸
道豪以更日往吏環案聽署者趾相齧弗前庭受讞東

約肩踵亡所容公應之沛然畫畧而散咸咋指稱神明而公之遷也為陝西右叅議分治商州亡幾而制府議城花馬池以公材且於臨清著特檄使偕一人大僚往大較操畫如臨清其嚴倍之城成而公還理一切以清淨簡約因俗為化時三原馬理先生避地居商與議經學政術相推重商故鮮科第公進諸生授以程式又助之膏墨費是歲有薦於陝者尋纍纍不絕以旱禱雨雨隨降以虎暴詛虎虎亦就擒樵者得白鹿獻公擾之圉

馴若家畜然或謂當進之朝公曰是又且以瑞麥嘗我
毋如我駸何秩滿進按察副使飭甘肅兵而河套之議
起蓋曾公自山東來開府好邊事以倚公而公持重與
議不合無幾曾公竟得罪而公時邑邑不樂上書引疾
乞骸骨太宰聞莊靖公中惜之知公意決乃特請為予
告痊日有司具狀取進止蓋異數也公為人果毅任事
有氣力居恒謂業已致身為縣官不復能顧私志取必
達然至於體究幽鄙所便否恒恐其拂之士大夫居閒

從謝絕顧其酬酢詳懇宛致不敢以失意望公所莅必
有去後思而其治齊魯及漢中最久既邇去送者哭填
道不得發相率尸祀之其於潔廉則天性當登第而猶
子之壻馮累貲巨萬請以千金為官費公謝曰下士費
不百金幸自足辦馮固請乃受一羔裘服之至老不更
易兩居喪屏跡田里于公府無所干請而其最後歸子
子單車垂橐乃脫身尋故田廬課僮奴種蒔自給一室
僅蔽風雨而性好遊佳山水筍輿敝以草蓐束之鄉人

見敝輿而束草者爭出指詭曰此吾黃公耶而公不時具輿則策蹇蹇不時具則杖而步遇所會心處連日夕不歸或要公者以惡草具進甘之若太牢即盛水陸窮珍異徵聲選色以薦推去弗御也監司下教守守下教令令布幣贊羔冀公一垂顧而公有城市戒不可或屏干旄以輕騎從公田間匏壺載酒芋蕒載肉清言竟日七倦色給事王三宅故為令時造公問政公亦虛心應之一時以神君頌王令不知其得之公居多公家貧不

任施而好之不已族人迫催科急則悉其橐裝代償之而徐聽復曰毋使而曹有匿稅名毋使官有魚肉而曹名歲侵則貸毋錢貧民而不責子逾期察其不克償者召而焚其券以為恒鄉父老戒子弟汝曹好為之毋使黃公知也公嘗寓橐於他富人而盜據之得公封識不敢動曰我何以貽黃公憂公之拂衣年方四十五氣壯盛故以絕意進取而三十三年中所謂三貴人者少師恭誠伯之弗論然與公近里閑其所欲得御公何限彼

太保忠誠伯鷺而市名人也使公不惜一薄蹠立響應
矣太師江陵公柄國時公尚未篤老而楚人無不以公
為蘭陵祭酒寧不欲名致公哉公視之均弁髦也予故
曰真賢者或曰公故忘世士也乃予則不然謂隆慶之
初元大有所登進而吳尚書嶽劉尚書采嘗薦天下材
臣四而公兩與焉前是太宰胡公松而後太宰楊公博
御史大夫葛公守禮皆公同年休休臣也相顧而稱柰
何先黃景文公作景文者公字也業旦夕啟事上矣公

聞之曰用吾身必先吾言乃草封事數千言上之大者
策漕河開互市均賦役節上供御將相遠奸佞與久任
守令調停藩宗復新建伯封而先以抵楊太宰葛大夫
相與計曰上悲之且叵測即上弗悲而當塗之謂何因
沮弗上而用公意亦緩公歎曰已矣吾固知非二子所
能吏也始絕口不復言世事而課其子若孫習經術俾
起家由此觀之忘世非耶公於將相大臣喜稱郭汾陽
於隱逸喜稱陶元亮邵堯夫於文喜韓退之而所自構

撰文若詩則間有類東方曼倩李太白者於後進推耿
中丞定向中丞後公二十年而按部漢中間其士民謳
思公若新歸而造公里談必移日歸必歎曰公豈三代
以下人耶公以萬厯己卯八月卒隕旬而孫圖舉於省
為第一人又四年而手具公事狀累萬言益以耿中丞
所論者而謁余俾志墓道之石公諱卷嘗感其先武孟
保障勛而署其號曰萬崖所以志也得壽七十有七年
與配武相莊至老無他婢媵有七子長士徵補太學生

云云内外孫曾八十餘人所著某書某書若干卷葬地在某山陽余以萬厯初觀察楚監試事三月遷去亡何持節撫楚之西北邊去公鄉遠第能一識公之姓名為賢者而不盡究又弗獲推轂公今者得之中丞之論著覈而圖狀詳為志而銘之

銘曰生世七十有七年用十而三歸勝之焉舍我者我終舍者天天欲完之人曷能權鴻既寘空龍或在田逸民良臣莫公敢詮總而歸之曰賢

弇州續稿卷九十五